

文章正宗

ORIENTALIA  
CHINESE  
V  
K102.52  
C42

V

K102.52

C42

宋版

卷四

五拾三頁

文章正宗卷第四

議論一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國語下同

穆王將征犬戎

韋氏曰穆王昭王子穆王滿也犬戎西戎別名祭公謀父諫

曰不可

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

先王耀德不觀兵夫

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

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

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

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

示之以好惡鄉方也

以文脩之

文禮

也法

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

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

先王不密用失其官不密棄之子而自竄于戎翟之間封堯

棄于郅至不密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接戎北近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

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亦

世載德不忝前人奔亦前人也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

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

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

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

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

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日祭祭於

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月祀於曾高時享時享於二桃歲貢歲貢於增墀

終王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

意志意也謂邦甸之內有違闕不供日祭者先脩意以自責畿內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脩

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脩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脩名名謂尊卑職貢

之名有不王則脩德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

則脩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也已於是乎有刑不祭

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譴責也告不王謂以文詞告曉之地遠者卑輕

也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祭也有攻伐之兵伐不祀也有征

討之備征不享也有威讓之令讓不貢也有文告之辭告不布

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

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畢伯仕犬戎

氏之二君犬戎氏以其職來王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其貴班來見王也

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之禮其無乃

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頓敗也吾聞夫犬戎樹惇樹立

也言犬戎立性惇樸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猶禦

應也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

服者不至

### 召公諫監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韋氏曰夷王子厲王胡也召公告王曰民不堪

命矣召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王怒得衛巫使監古術反謗者衛巫

衛國之巫也監察也以巫有神靈有謗必知之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

路以目不敢發言以目相眄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

不敢言弭止也召公曰是郭之也郭防也防民之口甚於

防川流者曰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

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

於列士獻詩獻詩以風也瞽獻典無目曰瞽瞽樂師典樂典也史

獻書文外史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師箴師小師也箴箴刺駿

賦無眸子曰駿賦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主弦歌風誦誦謂

箴諫之語也百工諫謂若工匠執技以事上諫者執藝事以諫

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時得失近臣盡規近臣謂驂僕之屬也

盡規盡其規

親戚補察

補補過察察政也傳曰自王計以告王

其瞽史教誨

瞽樂大師史大史也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者單襄公曰吾非瞽史

焉知

耆艾脩之

耆艾師傳也

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

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

出

猶若也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財用口亦宣人心而言善敗

猶其有原隰衍沃

也衣食於是乎生

廣平日原下溼曰隰下平日衍有漑曰沃

口之宣言也

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

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

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與辭也能幾何言不乂也

王弗聽於是國人

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 芮良夫諫專利

厲王說榮夷公

韋氏曰榮國名夷謚也

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

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

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

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

能以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

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

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

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

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

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號文公諫不藉千畝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庵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視音土音陽瘳丁佐反憤盈土氣震發瘳厚也又方言瘳謂怒為瘳憤積也盈痛也震動也發起也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日月底于天廟底至也天廟營室之候故曰農祥

皆午土乃脉發脉理也農書曰春土冒先時九日大

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

弗渝脉其滿膏穀乃不殖渝變也膏炎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變

我司事史大史陽官春官司事主農事官也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距

也王其祗被監祗敬也後齊王乃使司

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藉命農大夫咸

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瞽樂人師知風聲者協和也風氣和

乃淳濯饗醴淳也濯灑也饗飲也謂三沐浴飲醴酒及期鬱人薦鬯犧

時時候至也立春日融風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

乃淳濯饗醴淳也濯灑也饗飲也謂三沐浴飲醴酒及期鬱人薦鬯犧

人薦醴

犧人司尊也

王裸鬯饗醴乃行

裸灌也灌鬯飲醴皆所以自香潔

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

下同

之膳夫農正陳

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墺

鉢音一墺一耕墺也王無耦

以一耕班三之

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

庶人終

于千畝

終盡耕也

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

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

歆饗

也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

音

樂官也風土以音律省上風風氣和則土氣養

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

廩御

名神舍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謂為廩以藏王所藉田以奉盛盛

而時布之于農

賦布

也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

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

一之

也農正再之

農正后稷之佐田畋也故次農師

后稷三之

后稷農官之君故次

司空四之

司空主道路溝洫故次后稷

司徒五之

司徒省民故次司空大

保六之大師七之

大保大師八子三公佐王論道祀監衆官不特掌事故次司徒

大史八之

大史掌逆官府之治故次大師

宗伯九之

宗伯卿官掌相王之禮若王

不與祭則攝位故次大史

王則大徇

大徇帥公卿大夫親行農也

耨穫亦如之

耕時也如

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脩其疆畔日服其

鍾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

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

求利謂變易役使干亂農功

三

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

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  
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  
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 仲山父諫立少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

韋氏曰獻公子武公敖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

公也王立戲

以為大子

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

仲山父王卿士食采

樊於

不順必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

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  
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  
若魯從之而諸侯倣之王命將有所雍若不從而誅

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

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

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按上

五事皆周宣王以前文章不見於書而幸見於國語有志學古者其深味之

富辰諫以狄伐鄭

左氏傳傳二十四年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

俞彌帥師伐滑

杜氏曰鄭大夫

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

二子周大夫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

王之與衛滑也

怨王助衛為滑請

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

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

民無親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昔周公弔

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弔傷也咸同也

叔世疏其親戚以至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郕雍曹滕

畢原鄩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邲晉應韓武之穆也

四國皆武王子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脩也脩嗣召穆公思

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類善也糾

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

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

常棣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

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

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即龔從

昧與頑用嚚茲之大者也棄德崇茲禍之大者也崇

也鄭有平惠之勲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又有厲

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棄嬖寵而用三良七年

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於諸姬為近道近

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

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

嚚狄皆則之四茲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

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

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

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

乎

變周召親兄弟之道

民未忘禍王又興之

前有子贛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

民未忘禍

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

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

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

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

狄固

貪恠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

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

之則怨怒無已終猶已也

狄必爲患王又弗聽

富辰諫以翟女爲后

國語下同

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

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

取禍今王外利矣

韋氏曰樹利於翟

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

之國也由大任杞繒由大妣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

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

湏由伯姑鄫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嬀鄧由楚曼

羅由季姬廬由荆嬀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

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勲長老愛親禮

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

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

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

各以利還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

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姜氏任氏之女世爲王妃嬪今以翟女代之爲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

出王其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 內史過論晉君臣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王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在殷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袪除其心

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  
庶孚以行之袂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  
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  
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  
外內之賂背外不予秦地背內不予里不之田虐其處者棄其信也虐其處者殺里不之黨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  
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  
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  
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  
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

官

中廷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著

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

猶恐有墜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爲摯幣瑞節

以鎮之爲班爵貴賤以列之爲令聞嘉譽以聲之

謂有

功德者則以策命述其功美進爵加錫以聲之

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

流在裔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  
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疊疊  
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  
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拜  
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  
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

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

人殺懷公無胥秦人殺子金子公子金呂甥子公郤芮之字也按晉王

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

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秉正精潔惠和

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

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

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

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

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王曰其誰受之

曰在號土王曰何為福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

福淫而得神是謂逢禍今號少荒其亡乎王使大宰

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王曾往獻焉內史過從

至號號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號必

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

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號

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此章在論晉君臣之前其間有涉巫史之語故不錄全

單襄公言陳必亡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

覲矣道弗可行也韋氏曰火心星也覲見也草穢

見於候不在疆候候人也掌送迎司空不視塗司空

掌道澤不陂陂障川不梁梁流曰川野有庾積露積場

功未畢治場未畢也道無列樹古者列樹以表道墾田若

藝發田曰墾藝猶時也膳宰不致餼膳宰膳夫也掌

餼司里不授館司里里宰國無寄寓寓亦寄也無寄

及子平

可以寄羈旅之客縣無施舍四每為縣縣方六十里施舍者所以施舍賓客資任之處

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

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

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倉龍之角

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日盛而氣盡也天根見而水

涸天根亢氏之間也涸畢之後五日天根見水涸盡竭也木見而草木

節解不氏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節皆理解也駟見而隕霜駟房

星也隕落也謂月當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所

以戒人為寒備也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

教謂月令之屬也草木節解而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

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夏令

民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其時倣曰收而場功

侍而畚揭時倣時所以倣告其民也收而場功使人修困倉也侍具也畚器名土籠也揭昇上

之器具汝畚揭將以築作也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下

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期會

也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

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

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舟梁以舟為梁也是廢先王之教

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鄙四鄙

廬廬有飲食國有郊牧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疆有寓望疆境也境界之上

五十四三

寄寓之舍數有圃草澤無水曰藪圃大也必有林

池園苑也林積水也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

耜言常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

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

在草間不墾者多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

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秩官周常曰敵國賓至關

尹以告開尹司關掌四方賓客叩關則為之告行理以節逆之理吏也

執瑞節為信而迎候人為導導實至於朝卿出郊勞

聘禮曰賓至于近郊君門尹除門門尹司門也除宗

祝執祀宗伯祝太祝也執祀賓將有司里授館司

授客所當館次於司徒具徒具徒役脩道司空視塗

視險易也司寇詰姦禁詰姦盜虞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官祭

甸人積薪甸人掌薪火師監燎火師司火水師監濯

水師掌水監膳宰致餐膳宰掌膳廩人獻餼生曰餼司馬

陳芻司馬掌帥圉人養馬故工人展車展省客車百

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

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涖

事正長也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

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

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文武天道

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愆淫各守  
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省續之常棄其伉儷妃  
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  
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  
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  
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  
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  
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 太子晉諫壅川

靈王二十二年

韋氏曰靈王大心也

穀洛閭將毀王宮

穀洛二水名閭

者兩水格有似於閭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西而南流合於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郊王欲壅之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也太子

晉諫曰不可

晉靈王太子也蚤卒不立

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

墮毀也

不崇藪

崇高也澤無水曰藪

不防川

防郭也流曰川

不竇澤

澤居水也

竇決也不為此四者為其反天性

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

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

䟽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汚庫以鍾其美

美謂滋潤

是故

聚不隤崩而物有所歸

大曰崩小曰隤

氣不沈滯而亦不散

越

沈伏也滯積也越遠也

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

物有所歸

故生有財用山陵不崩故死有所葬

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

乏匱之患

短折曰夭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

故上下能相固以待

不虞

虞度也

古之聖王唯此之慎

慎逆天地之性

昔共工棄此

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庠以

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

在有虞者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

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

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從孫四

岳佐之

共共工也從孫昆弟之孫也四岳官名主四岳之祭為諸侯伯佐助也言共工從孫為四

岳之官掌帥諸侯助禹治水

高高下下䟽川道滯鍾水豐物封崇

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數汨越九原宅居

九隩

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

合通四海

使之同軌

故天無伏陰

陰伏

夏有霜雹

地無散陽

散陽李梅冬實

水無沈氣

沈伏也無伏積之氣

火無災

燁

燁焱起兒天曰災人曰火

神無閒行

閒行姦神淫厲之屬

民無淫心

陰陽調財

用足故無淫濫之心

時無逆數

逆數四時寒暑反逆

物無害生

蝗螟之屬不害嘉穀

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

嘉之胙以天下

胙祿也

賜姓曰姁氏曰有夏謂其能以

嘉祉殷富生物也

祉福也殷盛也賜姓曰姁氏曰有夏者以其能以善福殷富天下生

育萬物姁猶祉也夏大也以善福殷富天下為大也

胙四岳國命為侯伯

堯以四岳

佐禹有功封於呂

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

膂以養物豐民人也

肱臂也豐厚也氏曰有呂者以四岳能輔成禹功比於股肱心

齊呂之為言齊也此一王四伯豈緊多寵皆亡王之後王謂禹四

伯謂四岳也唯能釐舉嘉義以有在下守祀不替其典

有夏雖衰祀祀鄩二國猶在夏後也申呂雖衰齊許猶在

申呂四岳之後商周之世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

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悖淫之心間之悖慢也故亡

其氏姓踣弊不振絕後無主堙替隸圉堙沒也替廢也隸役也圉

養焉者夫亡者豈緊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

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

以殄滅無有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

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蘇於民神而儀於物

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

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

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

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

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節之無乃不可乎

### 單穆公諫鑄大錢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韋氏曰景王周靈王之子

之十八年也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買賣物通財用也單穆公曰不可穆公王卿士單靖公

之曾古者天災降戾謂水旱蟲螟之類於是乎量資

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權稱也振極也民患輕則為

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輕也於是乎有母

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買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

之民皆得其欲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

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

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買其貴以輕者買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

皆以為利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則本竭而末寡故民失其資也

若匱王用將有所乏民財匱無以供上故王用將乏

之則將厚取於民厚取厚也民不給將有遠志是

離民也給供也遠志通逃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備國備也

之之謂豫備不忘危有至而後救之至而後救之謂若救火療疾量資幣平輕重之

屬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不相為用也可先而不備謂

之急急緩也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離民匱財是謂

災乃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

不可乎言周故已為羸病之國天降禍災未厭已也將民之與處而離之

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今

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

有之曰關石餼均王府則有夏書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

賦調均則王之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鹿榛楛濟濟詩

雅旱鹿之首章也旱山名山足曰鹿榛似栗而小楛木名濟濟盛貌盛者言王者之德被及也愷悌

君子干祿愷悌愷樂也悌易也干求也君子謂君長也言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

其心樂易夫旱鹿之榛栝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

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肆極也民力彫盡

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彫傷也穀地為田麻地為疇君子將險哀之

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險危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絕民

用謂廢小錢猶塞川原而為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

大曰潢小曰汚竭盡也無日無日數也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

其若之何備亡無救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

者多矣周官周六官災備備災之法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

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善政藏於民王弗聽卒鑄大

錢又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單穆公諫問之伶州鳩

公所謂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辭而視正聽辭則聰視正則明州鳩所謂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辭今

財亡民能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

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韋氏謂害金害民之金謂錢及鍾也此皆名言故附

此

右有周諸臣論諫之辭凡十事王告

議論二

石蜡諫寵州吁

左氏傳下同隱三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杜氏曰得臣齊太子也

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

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

雖為莊姜子然

太子之位未定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

嬖親幸也

有寵而好兵公

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

石碻

衛大夫

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

過也

劉炫曰此四者所以自邪已身言為之不已將至於邪邪謂惡逆之事○愚按石蜡之意蓋謂

驕奢淫佚乃邪之所自起而所以有此四者由寵祿之過也

將立州吁乃定之矣

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

憾憾而能矜者鮮矣

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釋言

曰矜重也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

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

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

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

不可桓公立乃老

明年州吁弑桓公字石碯卒能殺州吁以復君之讎又併其子殺之

故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方莊公之寵州吁也蚺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也蚺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

臧僖伯諫觀魚

王三春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

杜氏曰臧僖伯公子疆也僖謚也大事祀與戎

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

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

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

亟行所以敗也

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為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

故春蒐夏

苗秋獮冬狩

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

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

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冬隨時事之間

三年而治

兵入而振旅

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

而還振整也旅衆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

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

昭

文章

車服旌旗

明貴賤辨等列

等列行伍

順少長

出則少者在後前還則在後

順也所謂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宗廟器皮革齒

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則公不射古之制

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

守非君所及也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

諸侯之公曰吾將略地焉孫辭以略地略遂往陳魚

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

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矢亦陳也棠他竟故曰遠地。胡文定公曰諸

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

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又從而為之辭是縱

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愚按僖伯所陳皆先王

之典法人君之一遊一豫其可輕也哉後世本紀書

曰某日畋于某所某日獵于某地皆其得罪於先王甚矣

臧哀伯諫納郕鼎年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

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

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

鼎賂公杜氏曰郕國所造器也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

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

諫曰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

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淨之稱大路越席大路王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大羹不

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粢食不鑿黍稷曰粢不精鑿昭其儉也此四者皆示儉

袞冕黻珽袞畫衣也冕冠也黻章帶裳幅舄裳幅若今行縢者舄複履衡紃紼衡維持冠者紃冠之垂者紼

昭其度也尊卑各有制度藻率鞞鞞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

鞶厲游纓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昭

其數也尊卑各有數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

謂之黻兩昭其文也以文章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

已相戾謂之黻兩昭其文也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

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錫鸞和鈴昭其聲也

馬額鸞在鑾和在衡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

鈴在旂動皆有鳴聲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登降謂上文物以

天之明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

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而寘其賂器於

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

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郅鼎在廟章孰甚焉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蓋伯夷之屬而

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

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

德內史周大夫官也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

文定公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

謂弑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寘於太廟以明

示百官是教之皆爲禽獸夷狄之行也公子牙慶父

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愚謂桓公本以弑立故不

復知宋君弑立之惡也臧哀伯之言始若平緩至

滅德立違以後乃始句句激切論事體當如是

宮之奇諫假道傳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

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翫也一之謂甚

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

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

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諫虢仲虢叔王季

之穆也王季者大伯虞仲之母弟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虢君字為

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將虢是滅何

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正義曰愛之謂愛虞也虞

豈能親於桓莊乎其當愛此虞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

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偏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親以寵偏

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據

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

民不易物惟德絜物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如

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

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

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在此行也

晉不更舉矣不更舉兵

管仲論受鄭子華傳七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

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

諸侯諸侯官受方物杜氏曰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

使大子華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

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

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

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

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

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

子華犯父命是其釁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

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揔其罪

人以臨之揔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何懼以大義為辭

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列姦用子

華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

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

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

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介因鄭

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

華由是得罪於鄭呂成公曰觀此見得管仲猶有二代氣象其曰君若綏之以德云云

此等言語蓋嘗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惜其急於功利俯首以就桓公自小之爾

司馬子魚論用人于社十九年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杜氏

曰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按用人祭

鬼見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子魚公子

於此畜不相為用謂若正義曰雜記言釁小事不用大牲廟用羊門人室皆

祭馬先不用馬用雞隱十一年傳稱鄭伯之詔使卒出豸行出大難如此之類皆是不用大牲也而况敢用

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

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三亡國魯衛邢義士猶曰薄德謂

因亂取魯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宋公三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

而會盟其月二又用諸淫昏之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

亦難乎得死為幸恐其亡國

臧文仲諫卑邾廿二年

邾人以湏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杜氏曰卑小也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

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常戒懼又曰敬

之敬之天惟顯思顯明也思猶辭也命不易哉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明

臨下奉承其命甚難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

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蠶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

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

縣諸魚門

魚門鄉城門

曰季請用冀缺

僖三十三年八月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

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釋其妻饁之

杜氏曰季晉臣也冀晉邑釋鋤

也野饋曰饁

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

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

賓

如見大賓

承事如祭

常謹敬也

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

乎

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在二十四年

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

禹

禹鯀子

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

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康誥周書祗敬也

詩曰采

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

詩國風也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

善言可取其善節

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

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

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

以再

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

先茅絕後故取

其將以賞胥臣

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

還其父故邑

季文子論出莒僕

文十八年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

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

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

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

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

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

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

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杜氏曰則法也德以處事猶

制也事以度功度量也功以食民食養也作誓命曰毀則為

賊誓要信也毀則壞法也掩賊為藏掩匿也竊賄為盜賄賄財也盜器

為姦器國用也主藏之名以掩賊為名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為大凶

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亡行父

還觀莒僕莫可則也還猶周旋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

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

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域也保

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度居

也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隤散檮杌大臨尤降庭堅仲容

叔達此即垂益禹皋陶字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

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

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

叔豹季狸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

民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

不隕其名濟成也隕隊也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

愷使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以揆百事莫不時

序地平天成

揆度也成亦平也

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契

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八元之中

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

成內諸夏外夷狄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

帝鴻黃帝

掩義隱賊好行

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

醜亦惡也比近也周密也天

下之民謂之渾敦

謂驩兜渾敦不開通之貌

少皞氏有不才子

少皞

金天氏之號

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

誣盛德

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行也蒐隱也慝惡也盛德賢人也

天下之

民謂之窮奇

謂共工其行窮其好奇

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

訓不知話言

話善也

告之則頑

德義不入心

舍之則嚚

不道志信

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檇杻

謂縣檇杻頑凶無矜

四之貌

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

能去

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

縉雲氏有不才

子

縉雲黃帝時官名

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

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

冒亦貪也盈滿

也實財也

天下之民以比三凶

非帝王子孫故別以比三凶

謂之饕餮

貪財為饕貪食為餮

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檇

杻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投棄也裔遠也放之四遠使當魑魅之災魑魅

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

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

徽美也典常也此八元之功

曰納

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八愷之功曰賓于四門四

門穆穆無凶人也流四凶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舉

六相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

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史克激稱以辨宣公之惑釋行父之志故其言

美惡有過辭蓋事宜也。按四凶在堯時罪惡未著前輩論之詳矣今云堯不能去非也又是年冬十月

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傳曰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

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宣公元年季文子如齊納

賂以請會行父歷數晉僕之罪當矣而不知襄仲之惡近在目前而不能正反與之先後如齊以求昏與

會焉是陷身於盜賊之黨而不自知也且其言曰見無禮於君者猶鷹鷂之逐鳥雀也如襄仲者其有禮

乎其無禮乎梟鏡在前而不知逐顧區區以去鳥雀為能而曰此舜功二十之一也豈不可哂也哉愚既

錄其文不得不論其實惡與視夫人姜氏之子正嫡也襄仲公子子遂也

### 楚申叔時論縣陳宣十一年

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舒弒君謂陳人無動將

討於少西氏少西微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

門轅車裂也栗門陳城門因縣陳滅陳以縣陳侯在晉成公申

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

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

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

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

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蹊徑也而奪

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為愈於不還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沒其縣陳本意全以討亂存國為文善其復禮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徵事于晉

晉伯宗論伐狄宣十五年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杜氏曰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僞才僞絕異也言有才藝勝人者三不如待後之人

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僞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

國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僞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

而申固其命審其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

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

商紂由之故滅也由用天反時為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

羣物失性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文盡在

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魏絳對晉侯襄三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杜氏曰僕御也晉

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

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

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

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

君之使使臣斯司馬斯此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莫敢違

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

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

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

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

於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

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

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

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欲顯絳

故特為設禮食

魏絳請和戎襄四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

杜氏曰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

因魏莊

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欲戎與晉和莊子魏絳

晉侯曰戎

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

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

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

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

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君也羿

有窮君之號

公曰后羿何如

怪其言不次故問之

對曰昔有夏之方

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禹孫大禹孫放

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

恃其射

也羿善射

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

淫放原野

棄武羅伯因熊

鬋屯圉

四子皆羿之賢臣

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

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

夷氏

信而使之以為已相

浞行媚于內

內宮

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

欺罔之

而虞

羿于田

樂之以游田

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

樹立也

外內咸

服

詐信

羿猶不悛

悛

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

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

殺之於國門

靡奔有鬲

氏

靡奔夏遺臣事羿者

浞因羿室

就其妃妾

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

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

二國夏同姓諸

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

處澆于過處豷于戈

過戈皆國名

靡自有鬲

氏收二國之燼

燼遺民

以滅浞而立少康

少康夏后相之子

少

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

后杼少康子

有窮由是遂亡

失人故也

泥因羿室故不

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

百官官箴王闕

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

於虞人之

箴

虞人掌田獵

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

芒芒遠貌

經啟九

道

啟開九州之道

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

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

在帝夷羿冒于原獸

冒也

忘其國恤而思

其麀牡

言但念獵

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

用不恢于夏家

羿以好武雖有

夏家而不

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

虞箴

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及后羿事公

曰然則莫如和我乎對曰和我有五利焉戎狄荐居

貴貨易土

荐聚也易猶輕也

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

其野穡人成功二也

聳懼狎習也

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

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

頓壞

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

以后羿為鑒戒

遠至邇安五也君其

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傳言晉侯能用善謀

魏絳辭賜金石之樂

襄十一年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

杜氏曰悝觸蠲皆樂師名

廣車軌

車淳十五乘甲兵備

廣車軌車皆兵車名淳耦也

凡兵車百乘

他兵

車及廣軌共百乘

歌鐘二肆

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

及其鐃磬

鐃磬皆樂器

女樂二八

十六人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

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

樂之和無所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樂辭曰夫和

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

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

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殷天子之邦詩小雅也謂諸

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樂旨君子福祿攸同攸所便也

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夫樂以安

德和其心也義以處之處位以義禮以行之行教令信以守之守

行仁以厲之厲風俗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

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書曰居安思危逆思則有

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公按悼公至此志意少衰故絳以此規之可謂忠臣

之心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

矣待遇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

制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

禮也

師曠論衛人出君襄十四年

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太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

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其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

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

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

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墮神之祀百姓絕

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

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貳卿使師保之

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

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

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過則匡之匡正也

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

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史為書謂大史君瞽為

詩瞽者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

其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

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百工獻藝獻其技藝故

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徇於路逸書適人行官師相規

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獻藝正月孟春於是乎有

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

肆放也肆放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善師曠

言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

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謫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

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謫並作莫保其性石

之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鹿祁之宮叔向曰子野

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

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

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穆叔論立子稠

襄三十一  
年六月

公薨于楚宮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

杜氏曰  
齊謚稠

昭公穆叔不欲曰天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

立庶子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

先人事後卜  
筮也義鈞謂

賢等非適嗣何必娣之子

言子野  
非適嗣

且是人也居喪而不

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

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

袞袞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

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為昭二十五年  
公孫于齊傳

北宮文子論威儀

襄三十  
一年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

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

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

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

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

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

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

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

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杜氏曰詩邶風

棣棣富而閑也選豐也

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

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言

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

逸書

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

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

則象上天

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

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

之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

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

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

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

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後園果弑共王而立是為靈王

晉司馬侯論三不殆

昭四年

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

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

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

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聞君若苟

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

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也始危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南荆山在新城汴鄉縣南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異之北土燕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

焉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事通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爲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叔舉遂請昏晉侯許

之

女叔齊論曾侯不知禮

昭五年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

杜氏曰往有郊勞去有贈賄

無失禮

揖讓

禮之

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

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

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

公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

在大夫

不能取也有子

家羈弗能用也

羈莊公玄孫懿伯也

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

謂伐

莒取

利人之難

謂往年莒亂而取郕

不知其私

不自知有私難

公室四

分民食於他

他謂三家也言曾君與民無異

思莫在公不圖其終

無為

公謀終始者

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

此乎在

在恤民與憂國

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

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遠啓彊論辱晉

五年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

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

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

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

杜氏

曰事皆

從而不失儀

從順也

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

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

以先王之禮成其好

度之以二國

度晉

楚之勢而行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

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

也若吾以韓起為閹則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為司宮加宮刑

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啓彊曰可

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况恥國乎

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朝聘有珪珪以信享享規有

璋享饗也規見也既朝聘而小有述職諸侯適天子曰述職大

有巡功天子巡守曰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信務宴有

好貨宴飲以貨為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殽有陪鼎熟食為殽陪加也

入有郊勞賓至逆勞之於郊出有贈賄去則贈之以貨賄禮之至也

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失朝聘宴好之道城濮之役

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

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

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耻之以召寇讎

備之若何言何以為備誰其重此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若

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櫟

至櫟群也求昏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

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

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成趙武

之子吳荀偃之子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

武子

駱輔蹀躞貢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韓襄為公族大

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

箕襄邢帶二人韓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皆大家也

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

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晉人若喪韓起楊盼五卿八大夫

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輔韓須揚石石叔向子因其十家

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石四家共二縣故但言彊家長轂九百

長轂戎車也縣百乘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

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舒帥之作中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失昏姻之行吳實無禮

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

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遠啓彊厚為韓

子禮王欲教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之不知亦厚

其禮按晉於是時人材之多與世族之盛如此豈可動哉其後欒郤胥原降為卑隸而晉始弱然則

有國者培植人材護養世族正自為計爾昧者乃剪棄而摧殘之是自斃其本撤其衛也遂放彊所陳皆

晉國實事故能感悟其君可為人臣言論之法

芋尹無字對楚子昭七年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杜氏曰折羽為旌王旌旂至於軫芋

尹無字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

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字之閭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字

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

謁諸王執無字也王將飲酒遇其歡也無字辭曰天子經略經營

天下略有四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

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故詩曰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

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

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興興臣隸隸臣僚僚臣

臺馬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

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闕蒐也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

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

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

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

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

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夫音扶

言于反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

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

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遂赦之赦無字

屠蒯諫晉侯昭九年晉荀盈如齊逆女杜氏曰還六月卒于戲陽魏郡內黃縣有

卷四

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

公使尊工樂師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君徹宴樂學人舍

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君徹宴樂學人舍

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

之言痛疾過於忌日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而作樂又飲

外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故主視

服以旌禮旌表也禮以行事事政令事有其物物類也物有

其容容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故曰非其物

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

志氣和則志充志以定言在心為志發口為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

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工與嬖叔侍御君者失官不聰明公

說徹酒初公欲發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

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也說自解

申無宇論城陳蔡不羹昭十一年

楚子城陳蔡不羹杜氏曰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使棄疾為蔡公王

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

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子元

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栢十五年厲公因之以齊

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齊

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齊

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臣聞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

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為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末世

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字稱習古言故云五

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親不在外羈不

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襄十九年丹奔楚君其少戒王

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厲公得

櫟又并京宋蕭亭實殺子游在莊十二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

九年渠丘今齊國西安縣也齊大夫雍廩邑衛蒲戚實出獻公蒲甯殖邑戚孫林父

邑出獻公在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折其本

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為十三年陳蔡作亂傳

晏子諫誅祝史昭二十年

齊侯疥遂瘵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

據與裔款杜氏曰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

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

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欲殺固

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

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

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

不析家無猜疑之事故建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

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

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

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

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

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其所以番國福

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

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厭足

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取也以成

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

謗譴不憚鬼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

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擯進也

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是是以鬼神不饗其國

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

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非言

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

之薪蒸蘆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

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

征其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承嗣政役又為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承嗣

大夫強易其賄承嗣大夫世位者布常無藝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徵

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於

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

給則應

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

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

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

聊攝齊西界

姑尤以西

姑尤齊東界

其

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 晏子論梁丘據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遯臺子猶馳而造焉

杜氏曰子猶梁

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

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

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

燂也

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

其不及以洩其過

濟益也洩減也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

亦然

亦如羹

君所謂可而有否焉

否不可也

臣獻其否以成

其可

以獻君之否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

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

既戒既平

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破戒且平和羹備五味異於大

羹醲嘏無言時靡有爭

醲總也嘏大也言總大

先王

之濟五味

濟成也

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

如味一氣

以須氣

二體

舞者有三類

三類

風雅頌

四物

雜用四方之物

以成

五聲

宮商角徵羽

六律

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為律陰聲為呂此

十二

七音

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

其聲謂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以相成

也言此九者合然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

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

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詩幽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今

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

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

不可也如是

晏子論禮可為國二十六年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

杜氏曰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

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

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

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

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

歌舞之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

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

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

變守常士不濫不失官不滔滔慢大夫不收公利不

福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

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禮有天地則義興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

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

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

而從從不專婦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

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

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稟受也。愚按晏子知陳氏之將移齊國而為景公言者

惟曰禮可以已之不幾於迂闊事情乎蓋禮所以辨君臣等上下者也使君臣上下之分截然以明則雖

有權強之臣且將退聽安得有他日篡弑之禍哉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對之異

時見用於魯欲收三家之政亦必自隳三都始其曰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者所以正名辨分而銷

君弱臣強之患也晏子之見蓋有合於斯惜景公之不能用也

晏子論穰彗

昭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齊侯使穰之杜氏曰祭以穰除之晏子曰無益也祇

取誣焉天道不誚誚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穰之且天

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穰焉若德之穢

穰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

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

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鮑文子諫伐魯

定九年

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杜氏曰三加兵於魯齊

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施氏魯大夫文

子鮑國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魯未可取也

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大國晉也而無天菑若之

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

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

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自容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

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曾免

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

伍員諫吳王許越成事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杜氏曰檣李在定十四年遂入

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也使大夫種因

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

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

鄩澆寒泥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滅夏后相夏后相啓

孫也后相失國依於二斟復為澆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娘懷身也

歸于有仍后緡有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其澆能戒之

其毒也澆使椒求之椒澆臣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

其害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已害虞思於是妻

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而邑諸綸綸虞邑有

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

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使

女艾諒澆

女艾少康臣諒候也

使季杼誘豷

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

遂

滅過戈復禹之績

過澆國戈豷國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物事也

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

言與

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為吳難

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

所加惠賜皆得

其親不棄勞

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

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

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

猶言天與不取後

雖悔之不可食已

食消也已止也

姬之衰也日可俟也

姓吳

可計日而待

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

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

生民聚財富而後教

之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按國語云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

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

越非實忠奸好吳也又非庸畏吾甲兵之彊也太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

固知君王之益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

人離落而日以樵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

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魯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

乃許之成

逢滑論與吳

哀元年

吳之入楚也

在定四年

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

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

邑都

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逢滑當公而

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

進當公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

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

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為吳所勝

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

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驚動其亡也

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

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而未見

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使懼而改過禍之適吳其何日

之有言今至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

子胥諫伐齊哀十一年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

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杜氏曰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

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

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擊之得志

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泝矣使

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

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

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

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為王孫欲以辟吳禍

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餼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為十三年越伐吳起○按國語云吳王夫差既許越或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親衆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非越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哉然服士以司吾閭今王非越之圖而齊魯曾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蓋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間陳蔡不脩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傍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消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越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撲而去之王

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闥棘闥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宰此志也豈蒙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眩禹之功而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荐饑今王將很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群獸然一介負矢將百群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心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於艾陵齊師敗績吳人有功又曰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更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喪于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寔式靈之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劔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為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而天祿亟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

至是吳命之短也負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爲  
越之禽也負請先死將死曰而將吾目於東門以見  
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愾曰孤不使大夫得  
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按  
申胥之言可謂忠矣夫差旣不之聽又從而戮之不  
二十年吳國遂墟古稱殺諫臣者必亡其國豈不信  
哉

